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书香门第
家庭书架
藏书系列

紅樓夢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专家注音解词释疑珍藏版
教学大纲语文必读名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书香门第
家庭书架
藏书系列

紅樓夢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专家注音解词释疑珍藏版
教学大纲语文必读名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6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ISBN 978-7-81075-893-2

I.红… II.①曹… ②高… III.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1627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8529392,8504319
网 址	www.juaep.com
印 刷	江西梦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照排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8
字 数	348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0
书 号	ISBN 978-7-81075-893-2
定 价	268.00 元(全套共 4 册)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6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怜孤女	10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5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19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25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29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34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38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41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45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48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51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54
第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58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61
第十七回	园工竣试才题对额	疑心重负气剪荷包	66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71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77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82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86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90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95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99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04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08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11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17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123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128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32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3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40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43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14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152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156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163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168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172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178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182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187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92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196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0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0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212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216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22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228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234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23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244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250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255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261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26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272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27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281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285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29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300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307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31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31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哭闹宁国府	321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327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331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335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341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346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350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357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363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368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375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38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385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390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394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400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40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410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416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421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425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430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434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438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顽母珠贾政参聚散	442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447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451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457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462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466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473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477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481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485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491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494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499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驷马使弹劾平安州	50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507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511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515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520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526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531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536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540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545
第一百十五回	感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549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553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558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563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569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575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zhēn)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指男子)，诚不若彼裙钗(旧时女子的服饰，借指女子)，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wán kù，细绉的裤子，泛指富家子弟穿的华美衣着，也借指富家子弟。‘袴’现简化为‘裤’)之时，饫甘饍肥(饱食甘美的食物。饫，yù，饱食；饍，yàn，吃饱)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品行不好)，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yǒu，窗户)茅椽(chuán，放在檐子上架屋瓦的木条)，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书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却说那女娲(wā)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jī)崖炼成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ā)悼(āo)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相不凡，丰神迥(jiǒng)异；来到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是可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juān，雕刻)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zān yīng，指为官的人。簪，zān)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

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到(“通”“回”)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jī，佛经中的唱词)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①)谁记去作奇传(②)？

〔①倩，请。②奇传，传奇。〕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

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到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汕(shàn, 诽谤、讥笑)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huì, 脏)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下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穿凿地解释)，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顽(wán, 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cǔn, 忖, cǔn)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并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按那石头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即现在的苏州)城；城中间(chāng)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huān, 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无事，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睡去，梦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一千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jiāng, 大红色)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顽。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蜜青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眼泪还他，也还得了！’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头复还原处，你我何不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未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千风流孽(niè)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听得明白，遂不禁向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述，弟子洗耳谛(dì)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要不忘

了我两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固不可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甄士隐意欲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得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但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引她顽耍一会，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xiān, 赤)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酒酣, 无拘束)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做甚？”

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中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渐}。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渐^(sī sī)：兼声词，雪声。〕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 he 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máng)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人必有来历，很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来。这贾雨村原是湖州人氏，也是诗书士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yān, 淹)塞^(làn, 阻滞)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tōng, 陪)笑道：“老先生倚门^(zhù, 伫立)望，敢街市上有什么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她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道：“恕^(kuàng, 欺瞒)罪^(kuàng, 欺瞒)之罪，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亦起身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簪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已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穷，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等褴^(lǎn, 表)褛^(lǚ, 破烂)，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说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她回了头，便以为这女子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

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

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①俦(chóu):伴侣。②蟾(chán)光:月光,代指月亮,古代神话月中有蟾蜍,故称月为蟾。〕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楼^①中求善价,钗于奁^②内待时飞。

〔①楼(lóu):屋子。②奁(lián):镜匣。〕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①(谦词,微薄的情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gōng,酒器)献斝^(jiǎ,古代酒器)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①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①三五:农历十五。〕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所能得到!”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科举考试,闱,wāi,考场)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迷信的人认为宜于办事的好日子)之期,兄可即买舟北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yè,进见)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旧时迷信都不祥的日子),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人家门槛^(kǎn)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几个人去寻,回来皆云音响全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gōu,通‘拘’)疾,日日请医问卜。不想这一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纸窗。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砾场了。只有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

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赚，zhàn〕}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jià sè，种植和收割〕}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吓，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到那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破烂褴褛的衣服。鹑，chún〕}，口内念着几句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坟墓〕}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家(zhōng)，坟墓。〕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里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hù，古时臣子朝见君王时手中拿的板子，用来比画或在上面记事〕}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强盗〕}；择膏粱^{〔肥肉和上等的羹，精美的食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蟒袍，古时大臣穿的衣服〕}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dā lian，长方形的口袋，中央开口，装钱物用〕}抢了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得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寻访。那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她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今做“服”〕}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那丫鬟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役卒〕}，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鲜红色〕}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到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

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带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觉感伤。一夜无话。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爷，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cuān duo，从旁鼓动人，怂恿）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衙内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令其且自过活，以待寻访女儿下落。

却说娇杏那丫鬟——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谁知她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载，雨村的嫡配（正妻，嫡，dì）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她扶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性情狡猾，擅改礼仪；外沽清正之名（沽，gū，潜取名意，沽，gū），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部文一到，本府各官，无不喜悦。那雨村虽十分惭愧，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所积宦囊并家属人等送至原籍安顿妥当，却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即现在的扬州）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科举殿试考取一甲第三名的入）；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甲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她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她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且说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为息肩（栖身，立足）之地；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旧时对家中请的教师的称呼）教训女儿，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

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上课不限多寡，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养病。看看又是一载有余，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学生侍奉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恻（tòng），素本怯弱；因此，旧症复发，有好些时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事，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

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景。信步至一山环水漩（xuán），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yuán，墙）朽败；有额题曰“智通寺”；门旁又有一副破旧的对联云：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名山大刹（chà，寺庙），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佛教对觉悟悟道之人的比喻）也未可知，何不进去一访？……”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饭。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烦，仍退出来，意欲到那村肆（sì，小酒店）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姓冷，号子兴的，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岁年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之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事，且盘桓（dān huán，留，徘徊）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步至此，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可也不玷辱（diān rǔ，使蒙受耻辱。玷，diān）了老先生的门楣（mén méi，门第）？”雨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了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查考？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荣宁二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荣宁两府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指南京），因欲游览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南京，故称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指南京），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还嵯峨轩峻（cuó é xuān jùn，高峻宽阔）；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苍蔚湿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指人口）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本作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敲着钟，列鼎而食，旧时形容富贵人家生活奢侈豪华）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荣宁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敷（fū），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厮（hū sī，捣乱）。这位珍爷也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爷是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

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shè），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平静中和，也不管理家务；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以科甲（科举）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间还有儿子，立刻引见，遂又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职，令其入部学习；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中秀才），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你道是新闻异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爱如珍宝。那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顽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爱惜；独那太君还是命根一般。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臭浊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雨村岸然正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穷究事物的原理）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晁；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chī）尤、共工、桀（jiē）、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zuò，福）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气，不能洋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hè，深沟）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偶尔溢出者，值灵秀之气偶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清贫诗礼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表演杂戏、歌舞的人）名倡（娼女）。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jī）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qí）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子？”雨村道：“正是这意。你还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不用远说，只这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道？”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就是贾府老亲。他们两家，来往极亲热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来，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荣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还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自己糊涂。’又常对着跟他的两个小厮（男仆）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要尊荣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最为要紧。若是要说的时，必用净水香茶嗽了口方可；设若说错，便要凿牙穿腮的。’其暴

虐顽劣，种种异常。只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明文雅，竟变了一个样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用鞭、杖或竹板子打。笞，chī）}楚^{（古代的刑杖，或扑责学生的小板）}了几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姊姊’、‘妹妹’的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做什么？莫不教姊妹们去说情讨饶？你岂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痛之时，只叫‘姊姊’、‘妹妹’字样，或可解痛，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果觉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姊妹”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为他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的。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业，从师友规劝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政老爷之长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爷庶出^{（妾生的子女）}，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她读书，凡‘敏’字她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老姊妹三个，这是极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一辈的将来的东床^{（女婿）}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说政公已有了一个衔玉之子，又有长子所遗弱孙。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何如。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做亲，娶的就是政老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出钱买官）}的是个同知^{（地方政权行一级长官）}，也是不喜读书的。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目今现在乃叔政老爷家居住，帮着料理家务。谁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正也罢，邪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帐，你也喝一杯酒才好。”雨村道：“只顾说话，就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已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钱。方欲走时，只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雨村忙回头看时——

要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怜孤女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张如圭^(guī)。他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降职或革职后重新起用)旧员之信，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欢喜。忙忙叙了两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即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雨村领其意而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朝廷的官报。邸，dī)，看真确了。

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妻子)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因向蒙教诲之恩，未曾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弟已预筹之，修下荐书一封，托内兄务为周全，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弟于内兄信中注明，不劳吾兄多虑。”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敕，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又说：“择了出月^(下个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饯行之事，雨村一一领了。

那女学生原不忍弃父而去，无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说：“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甚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倚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上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抚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她近日常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fù,多)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美服之人；正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chì,皇帝的命令或诏书)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又退了出去，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林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